

# 永恆的憶念

胡水旺

## —敬悼 駱公之喪—

這一天——民國五十二年元月三日，正當人們意沈浸在新年的歡樂氣氛中時，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那就是：我們所最敬仰的偉大教育家，本學院名譽董事長朱駱先博士，由於腦溢血猝發而溘然逝世了！當我聽到這個噩耗，真如晴天霹靂，驚訝得發愣了。我的心裡，這時在悲痛之餘，不禁連想到幾位與我們台北醫學院的創建有密切關係的學界耆宿和黨國元老：胡適之、梅貽琦、賈景德諸先生，都已經相繼去世，如今駱公又跟着不辭而別，永遠離開了我們，這不僅是國家無可彌補的損失，也使我们台北醫學院喪失了偉大的導師。思念至此，不覺又悲從中來，為之唏噓不已。

誰也料想不到短短的幾分鐘時間，由於腦溢血奪走了駱公的生命，無聲無息地離開了敬愛他的人們，我在悲慟之餘，願意追憶駱公留給我們值得懷念的事，讓諸位同學更進一步認識本學院創建的艱辛。

遠在民國四十七年間，我們幾位醫界同仁有感於目前我國真正的醫藥人才尚甚缺乏，決心創設一所醫學院，為國家培育更多的醫藥人才，當時教育部長張其珣先生對於我們創設醫學院之舉，甚表贊同，曾於四十七年間召見常務董事章榮熙先生和我，面詢有關建校的具體計劃，並鼓勵我們加緊籌備，期能早日成立。就在這時，行政院改組，由梅貽琦博士出任教育部長，當時陳兼院長和梅部長均一再呼籲社會人士，積極倡導私人興學，發展科學教育，給我們鼓勵不少。偏偏此時教育界發生了若干不幸的事件，以致當局對於設立新的醫學院一事，態度轉為消極，我們的建校計劃無形中又停頓不少。於是我們謁見了駱公，向他報告我們創辦醫學院的動機和計劃，駱公立刻點頭贊成，並答應担任本學院的名譽董事長，駱公一貫對教育的熱忱由此可見，這也就是他桃李盈門，倍受愛戴的原因。駱公年輕時曾受過醫學教育，且曾兩度留學德國，後來歷任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大學及中山大學校長等要職，不僅是位偉大的教育家，亦是一位政治家、科學家。

不久之後，駱公在他所主持的聯合國中國同志會開了一次酒會，邀請了許多位學者名流參加，在會上鄭重其事地把徐干田院長和我介紹給他們認識，並說明我們要創設醫學院的動機和計劃，請各界人士多予支持。席間胡適之先生很熱心地拉着徐院長和我，在一起談話，把他的意見告訴給我們聽，適之先生認為辦一所醫學院是極有意義的教育事業，但需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才辦得好。他並列舉美國若干著名私立醫學院為例，廣徵博引地析論其經營情形和利弊得失，勉勵我們要仿效他們不畏艱難

，刻苦興學的精神，為作育人才而奮鬥。當時一方面感到駱公和適之先生對我們期望之殷，責任重大，另一方面也鞏固了我們的信心。適之先生一席話，不啻使我們獲得百萬援軍。然而，適之先生也在去年為心臟病奪走了，撫今思昔，真有無限的感觸。

到了四十八年八月，行政院終於核准我們籌設本學院，從此，建校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購下台北市三張犁附近二萬三千餘坪土地，準備作為建校的基地，然而這個地方却未能獲得當局同意，建校工作又告擱淺。後來還是駱公邀請梅貽琦部長親蒞三張犁預定校址作實地勘察，結果梅部長甚感滿意，同年十二月底，行政院終於核准了本學院以三張犁土地為建校地址。校址既定，建校工作進入新的境界，平坦的大道漸在前途展開來了。四十九年二月，教育部正式核准董事會成立，同年六月一日，繼又核准本學院立案，本學院於焉誕生。

綜觀本學院自籌備處成立至學校完成立案為止，均係在梅部長任內，而且在梅部長任內核准設立的大專院校也只有本學院，所以本學院之誕生，和梅博士有深切的關係，飲水思源，我們對這位已逝去的偉大學人實有無限的懷念。

還有，本學院大門上的題字，是賈放院長景德的親筆，他的名字刻在那裡，同學們朝夕出入校門時，總會看到它，賈先生和本學院毫無淵源，但當我們誠懇地請求他賜給墨寶時，當他知道一羣醫界同仁有心創辦一所新的醫學院時，立刻欣然答應了。現在賈先生雖然已經作古，然而他那雄勁的字蹟，則將與台北醫學院同在一起，永遠留在世間，也永遠刻在北醫同學的心版上。

北醫諸位同學現在已經對這幾位於本學院之誕生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偉人有了認識，如今他們已經成了歷史上的人物了，他們的輝煌成就在我國歷史上將有記載。就是在我們台北醫學院的建校史上也給我們留下了永恆的憶念。本學院創建迄今，從未得到當局分文補助，然而這幾位先哲給予我們精神上的鼓勵，真比任何物質上的幫助所產生的力量還大。猶有進者，於此我願喚起北醫諸同學，大家都將獻身於醫藥工作，從事濟世活人的事業，而上述諸位先哲，在國家民族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在我們後輩最需他們引導時，為病魔所奪，更啟發諸位同學要努力研習，不懈不怠，為保衛人類的健康而奮鬥，也唯有大家將來成為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醫藥人才，方足以告慰諸位關懷本學院的先哲。北醫同學，大家的前程是光明的，然而大家的責任更是無比重大。